

心灵漫笔

小巷人家

■安小悠

老家门前是一条南北巷子，两米多宽、百余米长。母亲在春天撒下花种，有凤仙花、紫茉莉、一丈红、蝴蝶兰等，都是乡村常见花卉，生命力强，给点儿阳光就能长得欣欣向荣。有的花今年凋谢，第二年春天又生根发芽，到了开花时节便疯了一样开，从巷子穿过的人都会沾上花的香气。巷子是我童年的游乐场，住在巷子里的孩子跑着、跳着、闹着，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

巷子口有一棵歪脖子老槐树。盛夏的清晨，阳光将它的叶子染得翠绿。它弯着腰，枝干朝巷子倾斜，仿佛一个年老的侍者做着恭请的手势，却又不失顽皮与慈爱——春天里哪个孩子不曾爬过它的树干、摘过它的花呢。树底下，大大小小的孩子坐在凳子上读书，读课文、读《论语》、读《诗经》、读《唐诗三百首》……书声琅琅如同晨曲。这是一天的开始，也是巷子里的孩子必做的功课。有了晨读作铺垫，孩子们一整天都能痛快地玩，而不

再招来大人的责骂。

四爷爷是退休教师，也住在巷子里。他总穿一件白绵绸做的汗衫，拿一把扇子，整个人看起来洁净而体面。他家不设院墙、没有门楼，我们便常到他家去。有时，我们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听四爷爷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他仿佛有无穷的故事，总也讲不完。有时，我们还经常在四爷爷家看电视。那时电视还是稀罕物，并非家家有。即使有，很多人家为了省电也不常开，在四爷爷家却可以随便看。他常说，看电视也是一种学习。学生不能读死书，要了解书本以外的东西。

四爷爷有午休的习惯，我们便不去打扰他。我家住巷尾，大门敞开时，穿堂风非常凉快，午后我们就在门楼下玩。南窗的绿秧像浓云绽放在门楼上，碗口大的黄花引来蜜蜂“嗡嗡”闹。有时，也引来很大的蝴蝶，黄黑相间，谈不上美，只因大，就给视觉带来冲击。我总想捉一只蝴蝶做成标本夹在书里，但总捉不住。

门楼里放着一张竹床，将白蚊帐撩到顶上团起，像团起一堆流云。小伙伴盘了腿坐下打扑克，人越多玩起来越有趣。我们玩牌时，大人搬出小桌，用凉席围半圈挡风，铺鸡毛或缠片子。我们村是有名的鸡毛村，家家户户都做鸡毛生意。他们一边干活儿一边说笑，很惬意的样子。其实做这样的活儿是很累的，常常让人腰酸背痛。他们都是特别勤劳的人，忙完地里还要忙铺鸡毛的活儿，一年到头没闲的时候。巷子里的孩子读书都很上进，最后大都考上了大学，大概是都不想重复那样的生活吧！

除了玩牌，我们还捉昆虫。乡下昆虫多，蝉、天牛、螳螂、金甲壳等。有时，谁口袋里装了几毛钱，就去村头小卖部买几根冰棍；若是钱宽裕，也买两毛一个的雪糕，大家分了吃。有时还会租小人书，大家轮流看……盛夏无数个午后时光我们都是这样度过的。

天刚擦黑，喝汤花撑开花朵，晚风还未摇出花香，我们就提了小水桶、拿起手

电筒去捉“知了猴”。巷子里“知了猴”不少，树干上、花枝上，甚至墙上都能捉到。巷子中央的老榆树上的“知了猴”最多，每个人都有收获。捉到的“知了猴”有的被卖掉了；有的被母亲淘洗干净腌起来，第二天早上用油煎炸，卷烙馍吃是一道美味。

“碧山亭馆抱回塘，门巷阴阴夏日长。”张宁的诗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让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盛夏的巷子——花还赶着趟儿开，蝉仍无休止地鸣唱，蝴蝶在南瓜的黄花上翩翩起舞，母亲站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喊我回家吃饭……

■赵会玲

在我的认知里，莲于我而言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它不仅美，还一路伴我成长。一路走来，且行且歌且从容，从遥远到触手可及，从陌生到熟悉，在逝去的时光里，一切都在变化或消失。而我总是在端详莲的那一刻，清晰地看见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从乡村学堂里走出来，淋过冷雨、走过泥泞，一路跌跌撞撞，终于长成一朵洁白的莲……

小学语文课本上有古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上面配有黑白插图——几朵荷花，圆圆的荷叶，有小小的蜻蜓休憩在含苞的那一朵上。花苞尖尖的，一层层裹得很瓷实。那时候供销社里有蜡笔卖，一毛钱一盒，有十种颜色。我用蜡笔把小花苞染成粉红色、把叶子染成浅绿色、把蜻蜓染成鹅黄色，书上立马热闹起来，看起来生机盎然。其实，那时我从未见过真正的荷花，只是想当然地涂抹。小伙伴们有把荷花染成大红色的，有染成橘红色的，还有紫色的、黄色的、蓝色的，都是信手涂抹、随心所欲。后来，我读到“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时，因为没有见过真正的荷花，所以根本不解诗句的含义，只是会背。所以，我心中的荷花只能开在书里。

过年时，供销社里挂满了年画，在那热闹的花花绿绿中，总有莲花出现——凌波仙子。她云鬓高绾、锦衣华服，在盛开的荷花上翩翩起舞。她从天上来，是掌管荷花的？抑或是一朵千年的莲成了仙？我充满了好奇，但没有人理会一个孩子的疑问。后来看了露天电影《宝莲灯》，更觉得莲是具有仙气的——它常常生长在神话里，可望而不可即。寂寞而孤单的童年充满了物质与精神双重贫乏的气息，我常常在某个午后会觉得时光太漫长，心里荒凉得像长满了杂草，无聊着、废弃着、闲置着……

上初中时，我读了《爱莲说》，对莲有了更多的认识。“亭亭净植，不蔓不枝，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让我更加向往能看到的真实的莲，看看它如何出淤泥而不染。但我只是偶尔在夕阳里看着袅袅的炊烟飘向无边的天

空，或看见鸟儿一直飞高飞远，消失在视线里，会想：天的尽头在哪里？那是什么样子？应该什么都有吧，不会只有莲。

某一天，在放学路上，我看见一户人家的坑塘里长出了十几棵圆圆叶片的植物。那片儿很阔，上面滚动着露珠，很像莲叶。我想：它就是莲吧？我很激动，问妈妈，妈妈说那是芋头。我好失望，什么时候能看见真正的莲花呢？

上高中了，我离开了小村庄，来到更大的世界，知道了更多关于莲的故事。有一次，我跟着爸爸去一家饭店吃饭，在那个小包间里，墙上竟然挂了一幅陈旧的水墨画，有荷花、小鱼，还配着一首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我惊喜不已，觉得那桌上的烩面和花生米都充满了清雅的气息。后又读了王昌龄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采莲的姑娘在南塘，莲花过人头，欢笑热闹，那该是多么富有诗意啊！读李清照的“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时，我看到一代才女在窗前酌一杯苦酒，写下心事，便喜欢上这残荷——大概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吧！

高三那年，我疯狂地喜欢上了席慕蓉的诗，唯美而干净。每一首诗都有那么美的名字。有一首就叫《莲的心事》：“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多希望你能看见现在的我。风霜还不曾来侵蚀，秋雨也曾未滴落，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我已亭亭，不忧亦不惧……”第一次读，就直抵心扉。我抄在日记本上，读着、背着。虽然诗中未提男女之情，但我隐约知道，那就是最美的爱情，我希望我能遇见。

如今，我已去过江南，也已看过无数次莲花。每次看着莲叶，凝望那每一根脉络，都能让我浮躁的心立刻安静下来。每次，我都要找到一朵最小的荷，静静地看着它，不由自主满面笑容——因为看见了那个年幼的我，在那间简陋的教室里，在粗糙的课桌上摊开语文课本，找到那首名叫《小池》的诗，拿着蜡笔涂抹。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心是五色斑斓的……

岁月感怀

■贾广辉

今年的夏天格外热。坐在办公桌前，望着外面葱葱郁郁的梧桐树，听着树上蝉的叫声，我忽然感到人生和这变换的季节有诸多相似。

自然变化不外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但春夏秋冬又不尽相同。看看自己，已近知天命之年。回顾过往，不禁百感交集——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到风一样的少年，从小学到高中，从军旅生涯到地方工作，从结婚成家到儿子将要成年，从看着父母年轻的样子到现在他们已满头白发，有时感觉儿时的记忆就在昨天，有时感觉自己的当兵生涯已远离好多年，有时突然想起上学时干的傻事，有时感觉自己四十余年的过往仿佛弹指一挥间。

一路走来，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得意过、失落过、高兴过、伤心过，过往之事犹如过眼烟云。人生和四季轮回多有相似之处，人生能有多少个春夏秋冬？在我看来，每个人的一生也不过是度过了一个春夏秋冬罢了。冬天犹如我们在母胎孕育，春天是我们蓬勃生长的季节，夏天是我们青春壮年的时候，秋天是夕阳红的时候。生而为人，应当如这春夏秋冬一样，完整地度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窗外，成群的麻雀一飞而过，它们在快乐地追逐着、跳跃着。我的心，不再悲伤。

离别匆匆

■张健恺

毕业是千百万个夏天的故事。千百万个人、千百万个不同的夏天，相同的只是离别。

——题记

窗外的天空依旧一片湛蓝，偶尔几朵白云飘过。阳光穿透云层、穿过树叶，留下斑驳的剪影，唯美而动人。

我希望这个夏天平静和美好。可正逢毕业季，我享受着学业有成的喜悦，也感受着毕业的伤感。看着成群的人穿着学士服在校园某一处合影留念，或坐在草地上计划着毕业旅行、说着人生理想，有人还时不时发出“这四年怎么就像风一样吹过了呢”的感慨。宿舍走廊里，看着在一起生活了四年的室友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陆续赶往车站的背影，我只恨离别太匆匆。

在未来某一个平淡的日子里，我们是否会想起学校食堂里最爱吃的饭菜、教室里授业解惑的老师、宿舍楼和蔼可亲的宿管阿姨？是否会记起学校图书馆里认真学习的身影和那些曾陪你在操场上散步的人呢？

“我们还会再见的。”

“一路顺风，要多联系。”

“以后一定聚！到时候别不来啊。”

很多人总以为毕业后还能再次相见，却不知道，这一挥手也许就是一生。这个夏天，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与学生时代的永别。

如今，生活在陌生的城市，见过无数陌生的面孔，不知道远行的人是否找到真正的归属和新的人生定位。我无法见证每一个人的辛酸与喜悦，更无法预测未来的我们将是什么模样。我只想说：希望我们无论成功与否，每一天都充实、快乐——虽然下一个夏天，我们曾经坐过的教室里又会坐满了人。

诗风词韵

扬州慢·暑夜荷塘

■崔秉哲

菡萏香清，紫薇芳郁，凉风解暑欣欣。苦三伏热甚，总把怨声吟。自年长、春秋惯看，落花流水，代谢浮沉。守青春梦想，漂泊千里追寻。

心程漫溯，恐相思、怅惘销魂。纵翠柳仍绵、白莲尚雅，旧梦难温。袅娜纤约何去，凤霜剑、刻骨铭痕。对荷塘残月，高歌响遏行云。

雨后的月光（外一首）

■于贵超

风在黑夜中伸出手掌
就会有月光落下
远处的犬吠
像父亲的旧书桌“吱吱呀呀”

每一个夜晚都通向远方
雨后蛙声四起
青石、槐影
系住一些往事

云朵一样，流水一样
窗里的灯，亮着
窗外的思念
总是那么饱满

夏日偶拾

夏至过后，下过一场雨
多年的风湿腿疼依然很难
手指僵硬得
握不住一段时光

屋后的土地上
狗尾草闪着露珠
风很燥
谁还用诗句
耕耘这贫瘠的生活

妻栽下一畦白菜
用清冽的井水洗灌
夏蝉的嘶鸣是很好的肥料
才好在大雪扑门的寒夜
剥开日子一层层的暖



夏日回忆

绽放

苗青摄

■赵根蒂

窗外，那株牵牛花又开了
我数了数，今天开了十二朵
每一朵，都好像小时候
学校里挂在电线杆上的喇叭
那是村里唯一的喇叭
村里开会时常用
有时，也让班上那个小姑娘唱首歌
清脆、稚嫩，居高声自远
抢尽了风头
暮去朝来，太阳升了又落
牵牛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远远望着那些喇叭
紫红的花边、素白的花瓣
美丽的回忆，在藤蔓上，随风摇曳

流金岁月

■余飞

“75·8”洪灾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在我的脑海中仍然记忆犹新。

那天上午八九点钟，连续多天的大雨之后，沙河上游的水库决口，洪水铺天盖地而来。河堤禁不起巨浪的猛烈冲击，不断决口，失去约束的洪水肆无忌惮地吞噬着田野和村庄，沃野顿成汪洋。

那时的农村，房舍多是土墙草顶结构。土墙自然禁不起长时间浸泡，随着洪水铺天盖地而来，不时有房舍倒塌。墙倒了，草房顶就如一个个孤岛漂浮于水面，没来得及跑出去的人们就只能爬到高处等待救援。

那时，我在黑龙潭公社工作。当时全公社处于洪水之中，更多的洪水还在汹涌而来，北面颍河河堤挡住了水势下泄，水便在这里愈积愈深，十几个村庄完全被大水淹没。

公社的办公地点是一处较大的宅院，和普通的民房比要高出许多，且院里还有两幢两层小楼。公社将临时成立的抗洪指挥部设在了这里。公社干部全部投入了救灾。我们用门板和木棍扎成木筏，几个年轻干部组成的抢险突击队陆续登了上去，向受灾最重的几个村子出发。我和一名同事各持一根丈余长的竹竿撑着一个木筏也出发了。

“75·8”洪灾亲历记

早上，炊事员专门炸了油馍，说是人在水里泡着饿得快，这东西顶饿。我便用塑料布包了一些缠在腰里，以备饿时充饥。

我们的木筏是逆水而上，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十分艰难。天已过半，可我们离那个在平时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现已被洪水淹没的村庄仍然很远。

一路上，我们不断听到附近村里传来的哭喊声。

在水里泡了几个小时，我早已饿得头晕眼花。终于到了看不到村口的村口，因为有树和坍塌的房屋挡了洪水下泄，木筏行进时水流平缓了许多。我们就想乘机吃点儿东西充饥。同事用竹竿稳住木筏，我则解下缠在腰间包着油馍的塑料包。就在打开的一刹那，我们傻眼了：油馍早被泡成了一堆碎渣！

肚子里不时有“咕噜”声发出，强咽下的也只有口水。当时的我饿极了，急切地在浑浊的水面上寻觅能吃的东西。很幸运的是，木筏旁边竟漂来几个大小不一的西瓜！然而，当我用拳头把捞上来的西瓜捶烂时，一股腐臭气扑面而来。几天的大雨加上洪水的浸泡，外表嫩绿的西瓜虽然瓜瓤仍然鲜红，却散发出一股酸臭味，让人难以入口。

西瓜被我扔到水里的同时，又有几个冬瓜顺水漂来。我知道，冬瓜不似西瓜，

内瓤少，要坏也是从外到内。果然，被我的拳头捶烂后，白色的冬瓜瓤依然鲜嫩，我甚至能嗅到一股淡淡的清香。我们一人啃了一个嫩冬瓜，根本没有吃出什么滋味，只觉得身上又添了力气，木筏也被撑到了几个漂浮的房顶旁。

房顶上等待救援的人见到我们都欢呼起来。我们从房顶上接下一个又一个灾民。大约有四五十个老人和孩子陆续上了木筏。怕难回程是顺风，但驶向河堤的途中要绕过许多杂树，让我们几乎耗尽了冬瓜补充的能量。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同事手中的那根竹竿因为在水里泡得时间过久，竟突然折断了。单凭我这一根竹竿，无论如何也左右不了被激流冲击的木筏。载满人的木筏就在旋涡中打转，木筏上的人们不时发出一阵阵惊呼。

我知道，如果不能掌握木筏前进的方向，再有浪头打来，木筏就会有倾覆的危险。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又一棵杂树挡在前面。就在我使出浑身力气想见木筏摆脱杂树而手忙脚乱时，我忽然看见脚下扎木筏时余下的绳头。这时，原本汹涌而至的洪水已经没

了最初的猛烈，水流虽然仍湍急，水面却平缓了许多。从小在沙河边上长大的我对眼前的水势并不惧怕，但必须要设法让木筏抵近河堤。

于是，我把唯一的竹竿交给了同事，由他在筏尾撑着木筏向前推进。我则抓起扎木筏余出的绳头下水，从这一棵树游到另一棵树，并把绳子绕在树上拉动木筏前进。就这样，我们硬是将木筏一点点向河堤拉近……大概深夜一点多，木筏终于靠岸，众人皆上了河堤。此时的我们实在无力再将木筏撑回去了。

那天，我们是游回公社大院的。记得到大院后，我是爬着上楼的，因为实在走不动了。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填饱肚子。我知道指挥部里提前备有吃的东西。但上去后没有人，吃的东西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我无头苍蝇般四处乱翻，心想哪怕是臭了的西瓜也得吃……

终于，在一层塑料布下面，不但有半桶煮熟的鸡蛋，旁边还有几瓶小桃露！当时我根本来不及多想，拿起鸡蛋在楼板上磕破，未及细品就吞下肚去！一个、两个……觉得噎了，就拿起已啃开瓶盖的小桃露狂饮……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盛鸡蛋的桶几乎见底了。打着饱嗝，我下意识数了一下，天哪，竟然有二十三个……

红尘百味

芝麻叶面条

■郭纪山

芝麻叶面条是中原人家常吃的农家饭食。在过去，体面人是很不屑于吃的。如今它却上了城乡大小饭店的席面，尤其是在外工作多年的人回乡小聚，酒足之后总会朗声问道：“服务员，都有啥面食？”

“饺子、烩面、捞面、炝锅面、酸汤面叶、粉浆面条。”服务员如数家珍。

“有没有芝麻叶面条？”

“有，刚才忘报了。”

“那就来一盆芝麻叶面条。”几个人几乎是齐声说。

不一会儿，一小盆芝麻叶面条便端了上来。面条不稀不稠，汤面上浮着黑里泛黄的芝麻叶、红的辣椒丝、白绿相间的葱花。滴上几滴麻油提味，香喷喷的。稍凉片刻，几个人谦让一番，宾主依次端碗拿勺盛满，先吸溜一口，嘬一下嘴巴，连声说“中中中”。久违的家乡饭让味觉神经一下子兴奋起来，他们没有了往日的拘谨，忘掉了身份与形象，不再细嚼慢咽，而是“呼噜呼噜”喝得山响。吃罢，放下碗筷，心满意足地说：得劲！

芝麻叶面条之所以很合口味，一是其精要处在于化

繁为简，不刻意精雕细琢，佐料唯有葱姜蒜辣椒，讲究的是原汁原味。二是摘采的芝麻叶要不老不嫩——老了，嚼不烂；嫩了，没有嚼劲。三是要泡得透、揉洗至脱去苦涩味。四是勾芡要勾得好——芝麻叶面条味道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勾芡，稠了像一盆子糍糊，稀了没味儿。

老实说，我是不喜欢吃芝麻叶面条的，想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同感。那年月，小麦面紧缺，十天半月也吃不上一顿面条，人们平时喝的都是菜糊糊。偶尔吃一顿面条也是豆面条（黑豆面、黄豆面掺一点儿小麦面），也没有啥青菜下锅。少有葱姜蒜，很少见油，就一坨面条、一撮菜外加一勺盐。这样的面条，要是不饿，谁也不愿吃。

现在，偶尔吃上一顿芝麻叶面条感觉已经不是小时候的味道了。细思之，一是现在的芝麻叶面条做得比过去精细，二是现在的饭食品类较多。家常菜虽称不上美味佳肴，但偶尔吃上一顿给人的感觉还是很新鲜的。但吃饭穿衣和世上的其他事情一样，天长日久都会生腻。